

揭秘舊香港女性故事 史料中反思性別問題

性別角色是近年來被熱議的話題，大館現正開放的新展「性別與空間」從性別角度切入：在一個由男性設計和統治的空間，如何尋找曾經生活過的女性痕跡？展覽發掘被歷史遺忘的女性，為當代性別議題開拓對話空間，在陳列相關歷史資料之餘，引入探討女性的身份問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樊慧杰



◆「性別沙龍」平台

設置在大館複式展廳的「性別與空間」分為三個不同的主題，分別為：「建築群內隱蔽的女人」、「地域分隔下的性工作者」和「私人及公共領域中的女性」，在遊覽過程中，觀眾能夠由點及面、層層深入地體會到女性身份由過去到現在的變化。是次展覽策劃人鍾妙芬闡述道：「我們嘗試從多角度理解歷史，正視當中不平等的各種形式，更探討不公背後的原因。審視現有結構或環環相扣的權力系統，當中決定了誰是自由或被奴役、強大或無權勢、誰人支配或是從屬。『性別與空間』展現了性別身份是複雜、多層次和不斷轉變的，以及為何需要糾正歧視行動，推動社會多元共融帶來正面改變。」

展覽日記揭秘大館女性

訪客走進第一部分主題「建築群內隱蔽的女人」時，首先經過的是舊警署內各種男性的照片，他們來自不同種族，負責警署各類工作。這與人們對大

館的固有印象一致，作為標誌權力和陽剛氣質的警署，男性在其中有着絕對的統治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大裁判司 Willian Caine 留下一張威風凜凜的照片，而其妻子的形象卻要從海軍軍醫 Edward Cree 的日記中尋找，Edward Cree 寫道：「首席裁判司的太太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樂趣的女性」、「在她的家中曾舉辦音樂聚會」。

根據警署設置，已婚警長宿舍曾是許多警長家庭的安身之處，梅含理爵士及家人在中區警署的合照證明了這一點，爵士的第二位女兒亦用文字回憶了在中區警署內的生活：「有時晚上會聽到一名女囚犯大哭，有人告訴我們她穿了約束衣。間中爸爸會帶我們一起檢查牢房，我記得囚犯的站姿，他們舉起雙手，以示沒有隱藏東西。」

妓女和妹仔的悲慘命運

走進展覽的第二個主題「地域分隔下的性工作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展廳中央垂下的條幅，每個

條幅上附有一名香港性工作者的頭像，旁邊標註了該妓女的名字和工作地點。置身交錯的條幅中，彷彿在歷史中穿梭，當今日之人回顧舊日社會被困的女性，更顯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在記載有限的情況下，展覽還使用歷史文書的形式，佐證了一些特殊身份女性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在一張妓女照片旁邊，展示了英國頒發給清朝政府的妓女工作證，她們必須隨身攜帶以在被抽查時展示。

展覽還揭露了一類特殊的女性身份，叫做「妹仔」，她們常常是貧苦家庭出身，在幼時被父母賣給富人做奴隸。這些送女兒去做「妹仔」的父母還認為這樣能使女兒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如果好彩，甚至會被男主人娶為妾侍。

然而一件展品證明了「妹仔」命運是不由自主的，在展出一張光緒年間在香港新界使用的妹仔「賣身契」中，寫明：「有不測之處，皆由天命」，可見女童被賣後便失去了生命安全的保障，買賣雙方都不會對她作出保護。

鏡面平台探索時代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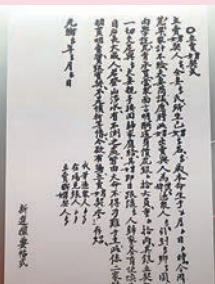
展覽運用了多種視覺效果，比如觀眾可以在反射的鏡面中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而只有進入鏡面周圍的弧形展廳內部，才能夠窺見那些被歷史掩蓋的女性。

在地下展廳「私人及公共領域中的女性」為展覽結尾，還設置了一個名為「性別沙龍」的平台，觀眾可以隨著螺旋上升的階梯登上，同時思考策展人用文字留下的問題。

這座具有象徵意義的「性別沙龍」平台亦是為社區參與性別對話而設的共融場所，多場對話在這裏舉行，涉及議題包括少數族裔聲音、男性凝視、家庭傭工等；平台上還會開展兩場工作坊及演出。除工作坊外，「性別沙龍」節目均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



◆妓女的註冊證，必須隨身攜帶以在抽查時展示。



◆妹仔的「賣身契」



◆「三寸金蓮」在舊時被視為女性之美，但同時也限制了女性的活動。



◆展覽從歷史資料中尋找女性的生活痕跡。



◆1929年，8歲的阿梅被家人以96元賣給一名華裔商人的妻子。



◆警隊合影中展示了各種族的男性，包括歐洲人、印裔人和本地華人。

阿拉伯藝術與世界盃風情

多哈月牙形的濱海大道是中東地區最漂亮的濱海路之一，波光粼粼的波斯灣映照着沿岸造型奇特的現代建築，碼頭上搖曳着阿拉伯傳統的木質單桅帆船，漫步其中彷彿走入一個傳統與現代交錯的世界。

能源時代前採珠業是當地主要產業，卡塔爾人就是駕駛單桅帆船在波斯灣乘風破浪，單桅帆船成為卡塔爾人不可磨滅的文化記憶，還被印在最新版國徽上。碼頭上不少球迷排着隊，等待搭乘單桅帆船出海，迫不及待體驗一把當地人的傳統生活。

濱海大道上世界盃元素應接不暇，從阿拉伯風格的燈飾到足球形狀的花壇，幾乎鋪滿了7公里的海岸線。世界盃期間這裏每日可容納12萬名球迷歡聚，沿途還設有多個大屏，海風徐徐中看球賽，也是一種別樣體驗。

卡塔拉文化村距離海岸線不遠，據說這裏每一處建築都是為了喚起卡塔爾人對於過往的回憶。鴿子塔是卡塔爾出鏡最高的地標之一，其泥質外牆就是卡塔爾早期建築的縮影，時至今日仍有白鴿在此棲息。鴿子塔與藍色清真寺前聳立的伊斯蘭教大塔相望，給入空靈、寧靜之感。

據記載，卡塔拉是卡塔爾已知的最早稱謂，文化村由卡塔爾王室斥巨資打造，集歌劇院、音樂廳、博物館、畫廊、影院等於一體。世界盃的到來為這座阿拉伯藝術聖地蒙上了一層狂



◆位於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是貝聿銘先生設計的封山之作，透過博物館外牆上穆斯林神秘的雙眼，看到一千零一夜的誘惑……

歡的氛圍，32面旗幟組成巨型天幕，草坪上開啟世界盃主題派對，一隻長5米、高2米的巨型足球鞋雕塑更是吸引球迷圍觀合影。藝術與足球就這樣彼此碰撞，又悄然相融。

但球迷們要想感受最地道的阿拉伯傳統，瓦其夫市場或許是最好的去處。它在游牧時代就有了雛形，最初是貝都因人交易的露天集市，因地處多哈半島的避風港，逐漸發展成為各地人員往來置換貨物的不二場所。

如今老市場的建築依然是兩層土木結構，有着刷白的泥牆和外露的木樑，處處體現阿拉伯原始風貌。在這裏，1500多間店鋪如迷宮般星羅棋布，香料、毛毯、神燈、金銀飾品……人群熙熙攘攘，在馥郁清甜的水煙香氣之間，彷彿一起穿越回卡塔爾舊時的模樣，又彷彿步入一千零一夜的神秘故事。

世界盃期間，瓦其夫市場湧入大量球迷，他們圍坐在這裏的球迷廣場看比賽，比賽間隙又可以去老市場品嘗風味美食，欣賞當地藝術品。穿梭於歷史與現在之間，古老的阿拉伯風情和狂熱的世界盃氣氛瀰漫在街頭巷尾每個角落。

夜幕降臨，位於多哈海岸線之外人工島上的一座幾何型堆疊建築，在幽幽燈光下顯得靜謐而神秘。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被譽為《蒙着面紗的少女》，是知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在91歲高齡時的封山之作。

這座展品跨越7世紀到19世紀、世界上最全面的以伊斯蘭藝術為主題的博物館，世界盃期間吸引了不少球迷觀光。褪去賽場上喧囂與狂熱，他們在這裏是一名安靜的藝術欣賞者。印度莫臥兒王朝的宮廷翡翠護身符，帖木兒鐘愛的棋盤花園絲織地毯，被認為是10世紀安置在安達盧西亞宮殿庭院中的母羊狀青銅噴泉頭……伊斯蘭世界的藝術珍品，同賽場上的精彩進球一樣，讓球迷們流連忘返。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與多哈新城隔海相望，據說是應貝聿銘先生要求，將其建造在一座獨立的人工島上，以免湮沒於新式摩天樓宇之中。一邊是現代，一邊是傳統，一邊是世界盃的濃烈風情，一邊是伊斯蘭的藝術魅力，如此和諧地定義着卡塔爾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文：中新社

《萬物有靈》展覽 探討藝術與科技共存概念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及旗下的HKDI Gallery現正舉辦《萬物有靈：藝術與科技共生展》展覽，展覽由即日起至2023年4月2日於HKDI Gallery舉行，同時以虛擬形式在網上展出，與觀眾一同探討藝術與科技共存的概念，以及人類與大自然的互動方式。

談及展覽策展方向，策展人鄺佳玲及林欣傑表示：「創新科技與藝術概念的融合，正是對當下與未來的回應。是次展覽的五件作品，如五行運世，呈現新自然（neo-nature）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之餘，更帶出了共存的概念。」

今次展覽邀請了五個媒體藝術創作單位，其中兩位香港的藝術家——鮑藹倫和林欣傑受委託以探索藝術與科技介入大自然的可能性為主題，創作兩件全新作品。國際藝術家陣容則包括日本音樂傳奇人物坂本龍一、媒體藝術家真鍋大度、意大利藝術家團隊fuse*以及加拿大藝術家菲力浦·畢斯雷（Philip Beesley）。

鮑藹倫的《靈基因》以香港市花紫荊花為研究主題，追溯第一株紫荊在香港出現的故事。這個裝置以紫荊花的基因轉化成的聲音為主軸，旨在讓觀賞者於沉浸式體驗中，



◆鮑藹倫的《靈基因》



從節奏感受層層遞進的人工自然。《靈基因》讓觀賞者想像人工智能如何演繹存在和本質的相互作用。如果DNA是神的語言，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透過DNA解碼而從每種生物中取得更深層次的訊息？在今次展覽中，鮑藹倫將DNA的訊息轉換成聲音，希望拉近觀眾與紫荊花基因研究之間的距離。

林欣傑的園圃作品《天屏地圖》，其靈感來自國際錄像之父白南準的作品《電視花園》。《天屏地圖》模仿常見於室內垂直農法的技術——LED光譜植物種植法。電腦通過機器學習及分析24小時新聞直播的動態及顏色光譜，將數據傳送至《天屏地圖》在高處的電視熒幕中，令到這個「天空」熒幕除了提供資訊給大眾，同時亦為園內植物提供光線。人工虛擬現實與真實交互影響，生命被虛實雙向刺激，並與之反饋，造成循環共生的狀態。

觀眾除了可在現場見證這個虛實交織而成的共生循環外，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觀看《天屏地圖》直播，實時見證植物每分每秒的成長瞬間，並思考科技與自然在密不可分